

世象

天上的大舅不说话

满生生

想起母亲最后一次提起大舅,那天,她坐在沙发上缝枕套,东拉西扯的,忽然就念起大舅来,她叹了一口气,说:“你大舅长得好看哩,模样有些像达式常。”我们是听着达式常的名字长大的,但我从没见过大舅。

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档案里找到了我大舅,他的名字叫曙初。1955年,刚参加工作的母亲,有一份自传材料这样简短地介绍过我大舅:“大哥曙初从学校毕业后,学了一年多医,后来,又学会了驾船,在航运站工作。嫂嫂是孤儿,娘家人都不在了世了,她和哥哥同在航运站工作。有三个侄子。”透过这些泛黄的材料纸,我细细寻找我那高大魁伟的大舅,不知他驾着一艘怎样的小船。想象中那个春天的早上,年轻的舅妈正奶着怀里的婴儿,一个不到3岁的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正安静地看着弟弟吃奶,嘴唇跟着翕动,乖巧懂事得让人心痛,她叫小玉,而那个5岁多的男孩,快乐得像天使一样,在舱内舱外穿进穿出,大声地喊着“爸爸——妈——”——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他们在世上,最后的幸福时刻。那一刻,风栖在帆上呜咽,一江春水沉静不活,粗壮的缆绳盘在船头一角,像一条熟睡的巨蟒。大舅工作的航运站,在一个背靠长江的湘北古镇上。他和舅妈以船为家,日子过得简单宁静,心里最盼望的,就是少些风雨,多些阳光。那些年,他们在船舱里快乐地生活着,一个接一个孕育新生命。到了1958年,短短十年婚姻,他们生下了5个孩子。大的两个由我外婆带着,小的三个,跟随他们在船上。谁也没想到,孩子们的命运会这样被裹挟着,走向天人相隔的两端。

1959年以后,母亲的履历表和自传里,就再也没有了她大哥曙初。那天上午,一艘大型货轮毫无征兆地冲撞过来,如一头猛兽,掀翻了他们的小船。大舅首先救起了自己的女人,等再去救自己的孩子时,那诡异的缆绳如巨蟒醒来,牢牢缠住他的脚不放,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大舅挣扎到筋疲力尽,最终屈服于水。他和他的3个小小孩,从此长眠于长江。母亲每每说起,总是感叹,“最小的一个还不到1岁,作孽呀。再好的水性,也抵不过命。”大舅的生命止于37岁。那留下来的两个孩子,就一直跟在外婆身边长大。老天操纵人们的生活,总是这样一边给予,一边夺取,一边摧毁,一边抚慰。人们哭过之后,总能平平静静地活着,沿着去路往前走。

大舅去世后,舅妈很少来家里看望外婆和孩子们,只是经常会托人送点吃的,穿的过来。她很快就离开了航运站,主动要求调入街道搬运社和男人们一起拖板车,用力开始新生活。两年后,舅妈改嫁一位小她10来岁的男人,姓诸,诸叔叔不爱说话,但总爱笑,很疼爱舅妈,待我们也很好。他们在一起不久,又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名叫地婆,我喊他哥。小时候地婆哥哥经常来我家玩,我们都很喜欢他。我母亲也带我去过她家几次,还和诸叔叔一起去长江岸边给大舅上过香。记忆中夏天的时候,舅妈总是穿件宽大的白色汗衫,脖子上搭条汗巾,手上的薄弱显得扑扑响,扇出的风儿能跑几米远。她大着嗓门说话,喝酒、抽烟,然后每天猫着腰,快活地拖她的板车。她的肩膀越来越厚实,身子越来越硬朗,仿佛总有使不完的劲。有一次,我看到她从小缸里舀水喝,一大瓢水,一仰头,咕噜咕噜几声,就全喝光了,喝完后满足地用肩上的汗巾擦擦嘴,很神气舒服的样子。我学着也舀了一小瓢,也想要那么痛快地下咽下去,结果一扬头,水进到鼻子,呛得我惊天动地咳起来。舅妈一边抚拍我的后背,发出鸽子般的笑声,一边用她的汗巾帮我擦脸抹身。我涨红着一张脸,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盯着她,忽然觉得她很好看,忽然心里暖暖地,就想一直咳下去。舅妈的眼神里栖着一种能让人快乐的东西,这天就像一枚种子落进一个小小孩子心里——这是我记忆中关于舅妈印象最深的镜头。

外婆的葬礼上,舅妈一路哭天喊地,甚至把头磕在棺材上,磕得砰砰响,好像要喊醒外婆,她边哭边说了很多话,那腔调,听起来像在唱:“姆妈呀,你怎么就走了呀?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呀,还有大事要跟你商量呀。”“姆妈呀,你原谅我呀,我有罪呀。”“姆妈呀,我晓得你苦,我心里也苦滴呀。”“姆妈呀,我不是不来看你,我是不敢我怕呀。”她依然喊着姆妈,把当时心里想到的,都哭着唱出来了,眼泪也随之汨汨而下,说着唱着,把身边的女人都弄得号啕大哭起来。人们又想起那个叫曙初的男人,想起自己的生命里,那些曾经来过又走了的亲人,想起各自的苦命来。人生最大的痛,莫过于等我们明白一些事理,想要好好去爱时,那些最爱我们的亲人已一个不剩地离去了。灵堂的灯光唤醒了人们心里藏着的那些苦,还有那些良心上的不安,唯有放声大哭一场,才能卸下心头重担,仿佛哭声越大,越能涅槃重生。

舅妈活到了92岁,终老而死,去世前不久,我还见过她一次,那时候她看上去有些痴呆了。我问她还记得我不,她缓缓抬头望我一眼,眼神干枯空茫,仿佛什么也看不见——要是舅妈还能舀起一大瓢水,咕噜咕噜喝个精光,该多好哇。她把我递上的红包,拿在手上不安地搓来搓去,天地万物一片默默,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她突然问我:你妈呢?

彼时,她和大舅的血脉已经传承到第四代,每年春节,一大家子十几个子孙重孙孙,从各地赶来,大声喊着奶奶、太奶,排着队给她拜年,场面幸福得叫人热泪盈眶。我想,她心里肯定从没忘记过我大舅。

天上的大舅不说话,但他肯定也一直在爱着他的女人和孩子们。

乡情

故园之春

陈朝阳

又是一个丽日方好、和风轻拂的周末,我驱车一百余里回到了故乡。一踏上这片熟悉而又倍感亲切的热土,便感觉春的气息弥漫在身旁,氤氲在心底。

一幅淡淡的乡村水墨画在眼前次第展开:风暖了,水涨了;草绿了,花开了;燕回了,莺唱了。远山的眉眼间隐隐约约泛起了一抹春色,沃野平畴被春风温柔的纤手轻轻地一拨弄就忍不住露出了俏皮的浅笑吟吟。春光下的乡村牵着春的衣袖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

立在广袤的田野里,涌现在眼际的是一片无垠的草籽花的盛宴,大地的无限活力仿佛都随着每一朵花喷涌而出。无论谁看了,都会感到生命力蓬勃地炸裂开来,势不可挡地渗透你的每一个细胞。我真切感到,世外桃源就在眼前,人间净土就在眼前。忍不住童心未泯静卧在花海丛中,多少儿时的记忆纷至沓来,一幕幕精彩的镜头在刹那间定格了。耳边依稀又回荡着悠扬的笛声,在和煦的春风里显得格外嘹亮。

多年后,那些澄澈明净的花絮依然穿越时空抵达我多情而敏感的心灵。睁开眼那遍地的草籽花宛若满天繁星布满苍穹。那芬芳馥郁的花香沁入五脏六腑,深吸一口气,顿觉心中芳香无比,唇齿间都溢满浓烈的香气。仰望湛蓝天空和悠悠白云,尘世的所有喧嚣和纷扰都随风飘散。这种惬意与闲适真可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媲美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千多年前的诗句是我此时最真实的心灵写照,欢悦之情,无以言表。此时此刻,我觉得山还是童年那座山,云还是少年那片云,花还是青年那簇花。顷刻,我又觉得山非彼时山,云非昨日常,花非昔日花。

与草籽花交相辉映的是那一地地、一垄垄盛开的油菜花,虽然还是早春二月,田地里的油菜花就将蛰伏了一冬的热情全部迸发出来,指头粗的花骨朵仿佛在一夜间绽开灿若阳光的笑脸。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花的聚会,或纷繁、或独立、或静谧、或热烈、或恬淡、或柔情。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这交错纵横的美令我目不暇接,心旌摇曳。湛蓝的天空是它广阔的背景,洁白的云朵是它素雅的画框,油菜花温和宁静地镶嵌在这幅意境幽远的画卷中,那份气度,那份洒脱有如高山流水般的淡定从容。

抬眼望去,那一株株油菜翠绿的枝干上顶着一朵朵美不胜收的黄色小花。它们黄得那么纯净,黄得那么质朴,黄得那么晶莹,不掺一丝儿杂质,在早春二月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泛着一片片金黄色的光芒。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中,它们挥动着千万只熠熠生辉的手臂在向春天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它们纤细的身躯随着春风的音乐翩翩起舞。虽然各自姿态万千,但根始终深深地扎在泥土中。它们圣洁的心灵在这个大地回春、欣欣向荣的时节安排一个洗涤自己,亲近自然的仪式,这仪式是那样的简单,又是那样的盛大。它们用勇敢的内心与天地合一,去敏锐感知自然节序的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岁月的轮回。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我,不知不觉间我就走到了少年时经常玩耍的小河边。河畔的柳树垂下了千百条柔嫩的丝绦,仿佛在对水面梳妆,它们点点鹅黄色的嫩芽在春风的轻拂下似乎露出了不胜凉风的娇羞。那盈盈不堪一握的腰肢更是随着春风的节奏在轻轻摇摆,叫人心生无限爱怜!小河里的水渐渐涨起来了,冬日里棱角分明的石头被春水温柔地拥抱着,也消去了岁月峥嵘的沧桑之感,多了一份柔情和细腻之美。躲藏了一冬的鱼儿从石缝中钻出来,脱下了慵懒的外衣,多了一份机敏和伶俐劲儿,在暖阳映照的碧波中尽情舒展身姿,灵活地游来游去。在宽阔的水面上还有一群悠闲的鸭子,它们扑腾着翅膀,不时抖落着身上亮晶晶的水珠,不时又潜入水中,待到钻出水面时,嘴里就多出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儿。这一切是那么富有生机与活力,不禁让人想起“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来。

沿着河岸徐徐而行,不觉走到了一处低洼平地,抬眼望去只见厂房林立,机器的轰鸣声渐入耳中。原来这是一个本村人投资的竹木加工厂,厂里忙忙碌碌的身影也都是我认识的父老乡亲。他们朴实的笑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快乐与幸福的味道,虽然还是乍暖还寒的时节,但他们强健的胳膊上已烙下了春的印迹,春风为他们送去了清凉的慰藉,也输送了绵延不绝的创造美好生活的原动力。

村头的广播里正播放着《春天圆舞曲》,站在空旷的四野,只觉得一股浩荡的东风扑面而来,和着优美的旋律唤起了群山的呼应,在浩瀚的苍穹里不绝回荡,久久不散、久久不散。那些欢快的音符点燃了故园酝酿已久的激情;美丽的乡村正迈开大步行走在春天的征程!

旧事

元宵节的儿时记忆

宋律

几时对元宵节的期盼不亚于对过年的期盼,美好而愉快的记忆已然定格在了童年时期的元宵节。

童年的记忆没有钢筋水泥的枯燥和冰冷。一个大村子宛如一个大家庭,除了晚上睡觉关门外,大白天每家每户都是大门敞开。一到吃饭时刻,村子四处弥漫着饭菜的香味,除了怀念让人鼻涕、眼泪横流还直呼过瘾的煎辣椒外,最让人怀念的就是那过年过节才能吃到的“三湘名菜”辣椒炒肉。只要哪家有辣椒炒肉,还不待菜上桌,村子里的娃们就一拥而上,此刻筷子都成了多余的摆设,一双双小手使劲往盘子里面伸,一旁的大人边笑边拿个筷子在边上做出打手的模样,孩子们边吃边哄笑着四散跑开。那个村子如今就像一个童话王国般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有温度、有笑声、有香味、有人与人之间最踏实的信任与爱……

村子里面最闹腾的日子当然要算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完年小孩子们就开始忙乎起来,组队、凑堆、扎龙、排练、分工,孩子们有板有眼地把星子灯队伍组建起来了,这支星子灯队伍最大年龄也就10来岁,最小的娃才五六岁。说是星子灯其实就是用稻草扎成一个形似龙状的草把子,龙头、龙身、龙尾,为了喜庆,龙头还用大红布包了一圈。每个星子灯把上端都插上一根点燃的香火,这个香火是不能灭的,寓示着主家新年兴旺发达。

农历正月十二,星子灯就正式粉墨登场了,从本村开始家家户户都要去闹腾一番,村里和善的老人们看到星子灯来了,便会早早的打开门候着。等星子灯队伍一进门还会放上一小挂鞭炮来迎接,小伙伴们一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嘴里喊着各类吉祥祝福语,手里的星子灯也随着龙头的带领不断变换着队伍的形状,到主人家各个屋里溜上一圈把祝福送上后再出门。主人家会拿出“小心意”来打赏,多则2块、5块,少的也有个5角。每个星子灯队伍都会配上一个账房先生,专门负责敲门和收红包,当年我从事的就是这个“工种”。正月十五前的几个晚上我都会有模有样的背上一个大黄斜挎包,一个晚上下来,这个神奇的挎包里面就如爆米花机一样生出许多花花绿绿的钞票来。

最好玩、最热闹的事情就是碰上大人舞的大龙灯,但凡大龙到处必是灯火辉煌、人生鼎沸。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星子灯队伍就不约而同的聚集在大龙灯周围,宛如一条龙戏九子的场面,十分盛大。随着舞龙队有力的吆喝声,星子灯也会灵活的穿插其中,孩子们兴奋的“啊、啊、啊”大喊着,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那时那刻,鞭炮声、笑声、吆喝声,在元宵佳节就汇聚成了欢乐的海洋。

那几天星子灯队伍的每一位小伙伴都如打了鸡血般精力无限,足迹从全村到全镇,甚至还过条河遍布全县。哪管脚上磨出泡、哪管吆喝得喉咙嘶哑,但大家那股热乎劲真叫个痛快。当然最开心的是每晚收工时分,小伙伴们会找个路灯旁围成圈坐好,管账的那人就会把斜挎包往地上一倒,满地都是钞票,大家乐呵呵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星子灯队伍按日结算“工资”,一个晚上下来,多的能赚个五六块。这些钱全是可以让我们自由支配的零花钱。回家前大家还会不约而同的约起第二天晚上的路线,彼此叮嘱要早点晚饭,争取明晚再多走几户人家,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对明天的期待。

如今星子灯的记忆就如夜晚的星空,时常在心头闪烁却已相隔遥远,想念儿时的小伙伴们,想念那份无所顾忌的快乐,想念那份闯荡江湖的豪情,这份记忆让人留恋沉醉,这份记忆何时翻开都会让人从心底一喜,会心一笑。元宵节的欢乐永久定格在我心里。

散文

买书

陈青延

M局的老党员老张,三年前被派到乡下驻村扶贫,以村为“家”,很少回家。家里的女儿三年前大专毕业后,一直待在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三年中,单位上,每年招聘干部职工的子女就业,总是因岗位太少,轮不到他的女儿。

这年是老张即将退休的最后一年,也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老张的妻子突然病倒了,辞去了在小区当保洁员的那份工作。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老张那份微薄的工资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年三百六十天驻扎在乡下扶贫老张,好不容易回到家里,探望患病的妻子时,得知单位这年又出来岗位开始招聘干部职工就业了。老张对妻子说:“我已响应号召去乡下扶贫三年,今年又是我将要退休之年,单位领导应该会考虑招聘我们的女儿就业了吧。”

老张的妻子听了这话,气就不打一出来:“你想得倒美,你一心待在村里扶贫,从不上来走走关系,单位领导会考虑安排我们的女儿去工作?”

想想,妻子的话也说得在理。可找什么理由去局长家里走走关系呢?老张寻思着。倏地,他心里豁然开朗。局长不是喜欢文学,自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吗?何不去买几十本送给贫困村的农家书屋和学校里的学生,进行文化扶贫呢?老张主意已定,立马从妻子手里拿了三千元钱,用一个信封子装好,径直往局长家走去。

来到局长家里,向局长说明来意,局长高兴极了。他说,他的这本散文自选集,是他精选自己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的一些的文章,语言优美,充满哲理,对人生极有启迪。

局长还说,出版社运营有困难,印刷这本书时,要他自销一部分,书出版后,他便拉了几百本回家。不过,这些书,大部分我没卖出去,免费送给一些文朋诗友和学校图书室了。

老张按三十元一本的书价,买了一百本,付了三十元给局长。在老张离开局长家之际,局长握着他的手,连声说:“谢谢,感谢你对我散文集的垂青。”并安慰老张说:“这次局党组一定会重点研究和考虑你女儿就业的问题。”

不出几日,老张的女儿果真被单位招聘上岗。在乡下扶贫的老张,收到女儿用微信告知他的这一消息,感激涕零。心想:多亏上次走通了局长这一关系。

这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老张扶贫结束,又已光荣地办了退休手续。第二天上午,局长来到他家里,对他进行了慰问,并把他原来买书的那三千元钱,做慰问金送给了他家。

局长说:“你扶贫辛苦了,家里又比较困难,组织上自然轮到要安排你女儿就业了。你以后不要跟我讲客气了。”

此时的老张,惊叹不已!